



成年大学生,“啃老”请别理直气壮

□ 斯涵涵

在读大学生虽已成年,但多数学生的教育费、生活费仍由父母承担。可也有人认为,子女成年后可以独立生活,父母没有法定义务继续支付抚养费。近日,北京市一中院审结一起高校成年在读大学生小王与父亲之间的抚养费纠纷,二审改判驳回了小王要求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12月16日《北京晨报》)

基于中国传统的亲情和家庭观念,子女只要没上班甚至没结婚,在父母眼里都是孩子,需要父母悉心照料,尤其是大学阶段,父母支付教育费、生活费似乎成了约定俗成,以至于父母不支付成年子女上大学的相关费用反倒让人觉得不正常。这也是小王起诉父亲的原因。

本案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中第二十条明确指出: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

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从该规定看,对于尚在校就读子女的学历限定在了高中及以下。小王已经高中毕业,正处于就读大学阶段,因此不符合规定的学历情形。已经成年的小王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其要求父亲继续支付抚养费的诉求于法无据,故二审改判驳回了子女要求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近年来,法院受理了不少高校成年在读学生与父母之间的抚养费纠纷,说明此案颇具代表性:其一,公众对于一些法律条款的认知不够清晰,认为高校成年在读学生还能够要求父母承担抚养义务;其二,一些年轻人虽然已经18周岁,但心理却未成年,缺乏自立自强意识,一味依赖父母,养成了向父母“伸手”的思维定式。

就此案来说,小王父母离婚多年,父亲老王一直支付小王抚养费至小王满18周岁,可以说已经依法履行了其抚养义

务,小王也并未丧失劳动能力。退一万步说,即便是请求父亲在大学阶段“援助”一下自己,帮助纾解经济困难,也应该是征询父亲的意愿并酌情处理。

此案还具备广泛的社会警示意义。倘若只因为孩子在读大学,就认定其属于不能独立生活之人,需要父母继续抚养,一者与法律要义背离;二者读大学要父母资助,读硕士要不要?依此类推,势必损害父母的合法权益;三者,容易纵容一些人养成好吃懒做和“啃老”的不良习气。

虽然多数父母基于情感、道德、习惯,仍将为正在大学接受教育的成年子女提供生活费和教育费视为责任,但此为父母的道德选择,而非法定义务。倘若小王们不改变“父母该如何如何”的偏颇想法,而是一味依赖父母和他人来解决困难,实则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无形“襁褓”,既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耽误了精神人格的全面“发育”。年轻人当以此为鉴。

校外培训不应“野蛮生长”

□ 何勇

近年来,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校外培训班市场火爆,提高班、尖子班、精英班等层出不穷。据中国教育学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而且,校外培训机构呈现出“野蛮生长”态势,存在许多问题,严重损害了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12月14日《现代教育报》)

火爆的校外培训,直接加重了广大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让寒暑假成了学生的第三个学期。校外培训也加重了广大家长的教育焦虑,特别是日益攀高的补课费用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成为家庭重要的经济负担。

因此,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必须进行规范治理。只有规范治理,才可以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规范治理可以直接淘汰很多不合法、不合规、没有资质的社会培训机构,从而降低、缓解家长对校外补课的焦虑,减轻学生的校外补课负担。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校外培训机构,已经不只是满足了部分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校外培训俨然成了当下中小学生的刚性需求。

这与当前部分学生及家长过于关注学习成绩、试图通过拥有兴趣特长等优势升学择校的心态不无关系。如果不改变这种心态,校外培训机构也许会在经过治理之后,进一步上涨补课费用,使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让更多家庭在孩子校外培训上加重经济负担,让更多校外培训机构转入“地下”,进行非法经营。

而要想彻底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整顿只是其中一方面。各地教育部门及学校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中高考改革,不断打破唯分数决定升学机制,不仅让综合能力成为选拔的重要标准,更要均衡地区教育资源,让学生能够公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警惕玩具沦为“儿童杀手”

□ 欧阳晨雨

玩具是儿童观察和了解世界的好伙伴,其质量好坏关系到孩子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但一些“三无”玩具和劣质品玩具却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屡屡导致儿童安全事故。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前三季度国家质量专项监测评价结果显示,儿童玩具及用品致伤问题增速较快,0岁至14岁儿童在总伤害案例中占比持续增长,从2012年的11.31%增长到2018年前前三季度的16.21%。

(12月10日《经济日报》)

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比较差,玩具厂商开发和制造玩具时就应当知道,这些产品的服务对象是孩子,理应当设法避免他们受到伤害。

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儿童因为玩具受到伤害的事例,仍时有发生。翻看新闻报道,在玩具使用过程中,让孩童受到伤害的,不仅有机械物理伤害、化学伤害、电伤害、烧灼烫伤等,还有误食或误塞小零件等造成的伤害。这些问题的发生,说到底还是儿童玩具质量不过关造成的。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既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若产品缺陷是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若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如果儿童玩具属于“三无”产品,没有生产者的信息,销售者有义务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者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对于伪劣儿童玩具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让伪劣儿童玩具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法律责任,毕竟属于“马后炮”。谁也不愿意买到劣质的儿童玩具,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对不法厂商惩罚再严厉,也换不回孩子的健康。从长远来看,儿童玩具的安全使用,还需要更健全的法规制度。

孩子“吃土上学”令人忧心



据媒体报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秋实学校的多位家长反映:秋实小学和秋实中学门口一段五百多米的土路近十年无人维修,破损严重。晴天尘土飞扬,每个学生一嘴土;遇到下雨更麻烦,这条上学路泥泞不堪,同学们不但要变成“泥腿子”,还有不小的安全隐患。2009年建校时就已计划好的柏油路,至今还只停留于“规划”。拆迁、修路很复杂,但再复杂也不至于10年都搞不定,关键还是有关部门能不能主动担当,有没有决心推进。4000多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老师正翘首以盼,而这,不就是当地政府部门最该优先解决的民生实事吗?

思凝 勾籍

借传统文化洗脑“女德班”当叫停

□ 史晓帅

近日,一组打着弘扬传统文化旗号宣扬女德的温州亲子夏令营视频引发舆论关注。曾被责令关停的抚顺女德班,被发现卷土重来,借由开办亲子夏令营洗脑未成年女孩:男为大,女为小;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婚;穿得时尚暴露,等于教人强奸等。据悉,该培训班教员大多来自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

(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

视频中所宣扬的腐朽观点简直令人震惊,堪比洗脑的传销。很难相信在倡导性别平等、人格独立的新时代,居然还有人在宣扬这种男尊女卑、封建糟粕的价值观。不但违背当今社会道德风尚,也触碰到了性别平等的文明社会底线。公然物化、歧视女性,更是对女性权益和尊严的践踏。

被责令关停的女德班之所以能够

卷土重来,一方面是这类培训机构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挂羊头卖狗肉,以宣扬国学的名义招揽生源,获得家长信任。另一方面则说明在当今社会,男尊女卑的陈腐思想仍然有人信奉,“三从四德”的糟粕思想仍有发展的温床。

女德班的存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是历史的倒退,违背社会发展的潮流。此次女德班的受众都是未成年人,她们的辨别能力、自主意识不强,易受环境影响,面对这种几近传销式的女德班所灌输的错误思想,很容易就被洗脑而误入歧途,形成扭曲的价值观,贻害无穷。

从根本上讲,严防女德班卷土重来,还需找准关键,对症下药。唯有将封建糟粕思想连根拔起,让追求人格独立、树立自尊自强的精神蔚然成风,才能彻底清除男尊女卑的观念,浇灭女德班的“鬼火”。

椒言辣评

「直播教学」真能改变命运?

在中国西南贫困地区,有248所中学直播四川成都七中的课程,让学生同步上课。此举在引入之初,曾有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屏幕学习。不过,16年来,7.2万名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华北大,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直播课堂改变了一些学生的命运。

(12月12日《中国青年报》)

◎ 读者黄根华 在偏远贫困地区,优秀教师流失、优秀学生流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留守”的教师、学生看不到希望愈发消极,形成了“恶性循环”。通过直播教学,让边远山区孩子享受到成都七中的优质教育资源,是促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渠道。透过直播,农村教师也能改进教学,学习成都七中老师的教育教学方法,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

◎ 浏阳市沿溪完小贺晴 直播教学让一部分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进而考上心仪的大学,这是好事。但成功的背后,也不能忽视本地老师的帮助。“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因为地区的差异,学生的能力和眼界各有不同,适合名校师生的教学方法,在薄弱学校并不具有普适性。如果学生只看网络直播,没有线下辅导,肯定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所以直播教学能成功,两校教师都有功劳。

◎ 邵阳市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直播教学能够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贫困地区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但直播教学投入较高,高中阶段又不是免费教育,这笔“直播消费”恐怕不是贫困地区的所有学校所有家庭都能承受。这也是笔者的担心:直播教学有可能引发新的“教育资源不公平”,在“看了名校直播”和“没看名校直播”的学生之间产生新的鸿沟。

◎ 读者张忠德 面对复杂的教育现状,“一块屏幕”与实现教育公平之间仍有较大的距离。所以说,与顶级中学同步上课模式并不适合所有人。笔者以为,“互联网教育”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有优质教育资源,但不应夸大在线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作用。因此,让直播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成为学校争抢生源的砝码,才是教育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的问题;关键还应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改变应试体系下单一的评价标准,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提升才有更大的意义。